

史海钩沉

卫青的人格魅力

刘杰

卫青是我国古代出身最卑微的名将，他不仅在抵御外侮的战场上功勋显赫，更在修身处世方面展现出很强的人格魅力。他的生母是平阳侯曹寿家的奴婢，因丈夫姓卫，《史记》便称她为“卫媪（丈夫姓卫的老妇人）”，卫媪生有一男三女，他是卫媪守寡后，与在平阳侯家做事的县吏郑季发生关系所生。

他在母亲的关怀下，艰难地度过了童年，后来母亲实在无力养活他，就把他送到了郑家。然而郑季十分厌恶他，郑季前妻生的几个儿子都不认他是兄弟，像对待奴仆一样随意侮辱和虐待他。见他在家里待不下去，郑季趁机把他打发到荒山里放羊。

牧羊生涯不仅饥寒交迫，还要时刻防备狼群侵袭，但他并未向恶劣的环境屈服。几年风霜雨雪的磨砺，练出了一身的勇敢坚毅。他不愿再受郑家欺辱，于是改姓卫。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侯家的骑奴，经常跟随平阳公主（曹寿之妻、汉武帝姐姐）出行，有了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春，卫青同母异父的三姐卫子夫，被平阳公主推荐给汉武帝，她一同入宫，在建章宫任职，次年被封为婕妤，侍中。他出入宫中，听闻朝政，利用闲暇刻苦读书，对兵法战策常常有自己的见解。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封他为车骑将军，与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各率一万骑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其中，李广、公孙敖战败，公孙贺无功而返。他仔细研究匈奴水草地，周密部署行军路线，发扬主动进攻、深入敌境、以战养战的创新精神，从上谷郡（今河北怀来）狂飙突进八百里，一举摧毁匈奴单于祭天和聚会群臣的“圣地”龙城（今内蒙古境内），斩首700余级，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

卫青一生七征匈奴，七战七捷，一直把匈奴赶到漠北，解除了西汉的北部威胁，封邑16700户，封大将军、大司马，位在丞相之上，但他不自傲、不贪功、不搞特殊，与部下同甘共苦；在军旅中，他号令严明，以身作则，扎营休息时，只有士兵都喝上水他才肯喝，不使士兵受渴；出征归来途中，只有士兵都渡过河他才肯渡，不使士兵掉队。皇太后赏赐他的金银财物，他全赏给作战有功的军官。公元前124年春，他率军长途奔袭匈奴右贤王，几乎全歼其军，但他谦称汉军大捷全靠皇帝英明和众将浴血奋战，汉武帝深谙其意，旋即封赏了有功将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淮南国中郎伍被说卫青“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即使古代名将也比不过他。

在朝中，他谦和宽仁，敬重贤才，遵规守矩，从不拉帮结派。他执掌西汉军政大权，不能不放在心上。部将亦建武他蓄养门客和士人制造声势，来博得名誉。他谢绝了这种做法，认为养士结交营私，败坏国家纲纪，是从政的大忌，做为重臣必须带头奉公守法，严格约束自己。净臣汲黯对他并不是很尊敬，但他认为汲黯是刚直不阿的贤才，很尊重汲黯，经常向汲黯请教国家大事。他掌权期间，政治比较清明，奸佞无法入朝任职，为西汉进入全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卫青波澜壮阔的一生，既有面对逆境的坚韧不拔，也有报效国家的丰功伟绩，但归根到底是做人的成功。他高度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宽广胸怀，无一不体现出一代名将的恢宏气度，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住了两天院，反正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治疗，小伙子就带药出院了。前两天看医学文献，读到一篇关于马方综合征手术的报道，才知道：早几年，我们国家就已经可以用手术治疗马方综合征的主动脉搏管和瓣膜病变了，而且成功率很高。早期发现早期手术，就不会出现动脉瘤破裂和猝死的情况了。我突然想起当年的那个小伙子，不知道他的病有没有进展，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做手术治疗。

尤其是想到那位父亲，当时还是中年人的他，有机会迎来自己的晚年吗？

百度医生 他来看病，坐下第一句话就是：“我怀疑我得了心肌炎，我心慌，心动过速，之前有感冒史。”说得挺专业嘛，自己都诊断了，还找我干吗？

我瞟一眼电脑上的个人信息栏：28岁单身男，软件程序员。非医疗行业居然这么精通医学术语，我随口问他：“你怎么知道

人与自然

小院石榴

苏连顺

同地翘望那只一天大似一天的小石榴。圆圆的，像小男孩的脸蛋，那憨质朴与坦诚，透露着一股阳刚之气。

忽一日午睡正酣，一支美妙柔曼的乐曲进入我的梦乡，像小溪那般清澈，像柳笛那般清脆。我仄身隔窗而望，石榴树最高的枝上分明落着一只蝉，正在尽兴鼓翼吟唱……好哟，又是蝶舞又是蝉鸣，我的小院可真有了点缀有了风景。

然而，于这株石榴树，我是颇感愧疚的。平时，我没有给它认真地浇过水，正儿八经地施过肥。随我辗转迁徙，始终没有很好地照顾它保护它。

5年前，一个滴水成冰的季节，我挈妇将雏从河北返回故里原址，在一个偏僻的师范学校任教。暂居于原来是教师伙房的房间里。鼠窜蛇行，四壁破烂不堪，夏天漏雨冬季透风。屋前一片空地，布满了砖头瓦砾、炉灰煤渣。早春，好拾掇的妻子从姐姐那儿要来一株石榴树幼苗，干有粗铁丝那样粗，枝像老头胡须那般细。刨了个坑，浇了点水儿，它就这样顽强地活下来了。第二年春天，这里要盖楼，我们被安排到后排学生宿舍去住。在一切安顿下来之后，我又将它连根拔起，好歹埋在宿舍前。没想到，它又在我不大关心的情况下，茁壮地生长了。这一年冬天，我用破棉絮烂布条把它裹好，好歹度过了凛冽寒冬。我们在街里买了房，三间小院，在马拉松式搬家完毕后，妻跟我商量道，那棵石榴树咋没刨来，它是咱的伴儿呀。于是，我借个刨镐刨了，带着重重的土块，埋进了我的小院。小院刚建筑完，洋

灰灰的老厚一层，也没怎么挖坑，好歹埋下，照样地包裹起来……

搬家的第二年，这小东西竟疯长起来。但这么个小院，哪容得它这么肆无忌惮地疯长痴长？我便背着妻找来锋利的剪刀，咔嚓咔嚓剪了个秃瓢，然后又把枝杈缠绕好几圈，用绳子紧紧地捆绑起来。心想，要长就像竹子、杨树一样乖乖地往高处长，别这么毫无顾忌地侵占我的领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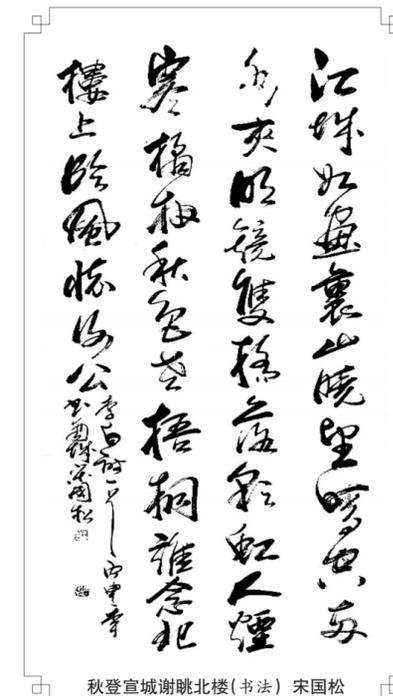
妻说，别太狠了，这棵石榴树跟咱不容易，招你惹你了，你把它蹂躏成这样？

于是，我给它松了绑，使险些夭折的石榴树恢复了生长的自由。自此，它完全可以无拘无束洒洒脱脱地生长了。将功补过，照样裹暖，让它安度了一冬，又将骨头、鱼肠等营养埋进去一些。这不，现在它枝繁叶茂，以崭新的翠绿将那无端折磨的一页完全掩去了。五月初花耀眼明，六月，便圆溜溜亮盈盈地挂满了上百只石榴。

我时时伫立于树下遐想，何其旺盛的生命力啊。其干粗而枝嫩，却有坚韧不拔的内力，满树的翠绿呈清一色，没有花里胡哨的妖艳。对人无所求，一盆清水一点鸡粪，便能绽开灼灼嫣嫣的花，结出累累实实的果。人生不也是如此吗？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蹚大河，但只要咱们昂起头来，阳刚之气便会永不衰竭，生命就会一天比一天绚烂。

我愿做一棵朴拙无华的石榴树，撑起起栉风沐雨、苍翠如洗的人生华盖。

我跟妻商量，小院遂命名：石榴斋。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书法) 宋国松

师恩难忘

老师的心愿

李智信

当你与你的班主任老师分别30多年后再相见，你的老师已年届八旬，却依然思维敏捷、步履稳健，走路一点不用扶，且还能到你工作的地方看看，喝杯热茶，聊聊天，你的心情是不是会很激动？是的。而这样的机缘对于异乡久别的师生来说，多是难逢的。幸运的是，这个机缘让我和我的班主任李正平老师遇上了。

李老师在1980年7月任商丘师范学院专科学校（现商丘师范学院）中文专业8011班班主任。那时我们班不少同学都是从农村考入的，对许多事儿很茫然。李老师说当时40多岁，留一头齐耳短发，湖南人的性格快人快语，走起路来脚步生风。她就带着我们办报到手续，领学习用品，看教室和宿舍，直到全班53位同学都安顿好，她才休息。

李老师教我们的现代汉语课，知识丰富，讲解生动，普通话又好，学生们都爱听她的课；课余时间，老师还安排我们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同学们与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遗憾的是，李老师仅担任我们班主任一年，因为她的爱人、河南社科院知名学者崔大华先生到了省社科院工作，李老师就调到了郑州。从此，师生一别竟达30多年，至今不少同学都没能与老师再见面。

也许因为李老师是我们高考入学后第一任班主任，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毕业后，班里有热心同学联络，分别在商丘、濮阳进行了三次聚会，不少同学都忆念起了李老师的，盼着若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该多好！

两年前，我所供职的单位因工作需要搬迁到郑州。安顿下来不久，我和同学就设法找到了李老师的手机号码并取得了联系。我们前往李老师家看望，不料老师早早下楼在小区门口等候。一见面，简直不敢相信，老师虽已年近八旬，但走路和说话与当年没有多大差别，还是那么爽朗，那么利索，那么快乐。

李老师说，她从省社科院退休，晚年生活很好。本来她可以随两个儿子到北京或者南方居住，可3年前崔大华先生不幸去世，骨灰安放在了郑州。老师便对儿子们说：“我哪儿也不去了，只想在郑州陪着你们的爸爸。”

我们为李老师的身体健康而高兴，更为老师对崔先生的感情坚守而敬佩不已！晚餐后话别时，老师对我们说：“告诉同学们放心，看到你们和我的孩子都干得这么好，我一定争取多活几年，分享你们的幸福！”

老师的乐观自信深深地感染着我们。随后，我又邀请李老师加入了我们同学微信群。老师更开心了，常与同学们聊天，有启迪人生、保健身体的好文章，老师就发到群里与学生们分享。

近日，我邀请李老师来郑东做客，老师又对我们几个同学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我一定争取多活几年，分享你们的幸福！”

尊敬的老师，您的心愿是您这一代人的心声，也恰恰是学生们的祈盼。

《宋茶》

王东

新书架

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和最早喝茶的群体，这颗星球上空弥漫的茶香是从我们中国飘散出去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老祖先是怎么喝茶的。

现代中国人喝茶，主要喝泡茶：将茶叶放进茶壶，用热水浸成茶汤，然后将茶汤饮下，将茶叶扔掉。事实上，这种喝茶方式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前的古人完全不是这样喝茶，他们喝茶的方式也与今天大相径庭。

本书作者李开周著有《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为我们再

了琳琅满目的大宋美食，在海峡两岸引发阅读热潮。今年又精心推出《宋茶》一书，从采茶、做茶、喝茶、斗茶等角度，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已经失传的大宋茶道。

本书文字通俗易懂，表达诙谐有趣，还配有200多幅精美插图，使普通读者对千年茶道一目了然。读完这本书，既能轻松把握中国茶文化的变迁历程，搞清楚现代茶与古代茶的传承，日本茶与中国茶的渊源，又能掌握最基本的制茶之法与品茶之道，让本不喝茶的人喜欢上茶，让本来爱茶的人更加懂茶。

是他刻意经营的一个具有统摄作用的意象，颍河镇就是整个“世界”。他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来自颍河镇，回到颍河镇，属于颍河镇。

颍河镇是墨白的发现，也是墨白的独创，是他的世界。但关于颍河镇，笔者也有一点困惑。笔者认为关于颍河镇可以窥见作者墨白的一些困惑，一些矛盾，一些文本的缝隙。例如，颍河镇是具象的，但作者似乎并没有去苦心经营它。它作为一个镇，作者写了它的历史，甚至不厌其烦地绘了它的方位地图，这样就好像回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但问题恰恰在于：墨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一方面描绘细节，但本质上他是反细节的。他的叙事往往要指向抽象，指向对生命、对存在、对历史、对人性、对权力的质疑和探讨。这种形而上的概括是否需要颍河镇这样一个具象去支撑？作者把颍河镇置换成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河流，对于作品的主题是否会产生任何妨害？也许颍河镇就象征了整个世界，颍河镇是作者对于整个世界的抽象、隐喻和概括？但颍河镇同时又代表着乡土世界，是乡土世界的象征。那么，这与两个象征之间是什么关系？乡土世界是与城市世界相对立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乡土世界象征的颍河镇无法代表整个世界。这样一来，作者的小说不一致。这里所谈的对墨白小说核心意象“颍河镇”的看法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

书人书话

墨白小说的个性与价值

刘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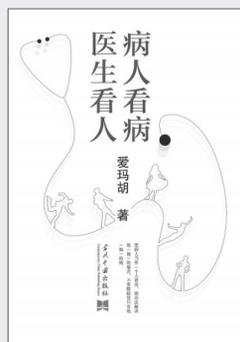
打上了挥之不去的忧郁、绝望的底色。诗性的忧郁固然可使人奋起，但毫无拯救希望的人性之恶则会使人陷入颓废。墨白小说艺术上另一特点是“诗性”，我感觉这个词虽然难以把握，但对于墨白小说还是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墨白小说在本质上是背离传统的故事而趋向“诗”的。它不是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纠葛的外在故事，而是以意识流的形式进入敏锐多感的个体内心对于存在的感知。所以趋于“诗性”而背离“故事性”。

第二、本书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有较强的理论穿透能力。作者研究西方美学，理论功底很深，如本书探讨的“时间”问题，就显示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其他对“元小说”“题记”的探讨，都有此特点。

第三、能做细致的文本细读，对墨白作品非常熟悉。

通过文臣的《墨白小说关键词》，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到墨白小说的个性与价值。关键词把墨白小说思想形式上的特点凸现了、放大了、聚焦了。如本书的第一个关键词“颍河镇”。颍河镇既是墨白小说故事情节发生的具体场景，又

连载



他眼睛一亮：“你这里可以查？”
“当然，顺便还可以把梅毒、乙肝全查了。”
他被吓到了：“不用不用，只查艾滋就好。”
我一边检查单一边说：“以后有什么担心的事，直接上医院，别没事百度，自己给自己

的？”“哦，我上网查了，觉得跟网上说得很像。”哦，又是一个伟大的百度医生、民间科学家。
我调侃道：“要是老百姓都会用百度看病，我们医生就失业了。”
说笑归说笑，还是认真询问了发病情况，进行了体检，安排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心率才60次每分钟。再一问，感冒都是一个月前的事了——论起来，这世上没有感冒史的人，大概也不多见吧。

我沉吟片刻问他：“你现在心慌吗？”
“慌，总觉得心神不宁。”
“工作压力大吗？熬夜吗？喝咖啡茶叶吗？逛迪厅吗？”
他不停地摇头。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心慌感觉的，总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他停了停，吞吞吐吐地说：“上次生病后就这样。”
“什么病？”
“生……生殖器疱疹。”还没等我问，他就解释，“不是性病。皮肤科医生说这是因为身体抵抗力下降感染的病毒，已经治好了。”

原来是这样。年轻小伙子，一向好好的，突然得了个不太说得出口的病，又在要害部位，难受且不说，还怕以后性功能不行了，又担心影响生育能力，可不是会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心不慌才怪。这种事，医生见惯了。
于是我便说：“我觉得你你在身体没什么事，既然疱疹不是性病，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治好了就好了，你就好好工作好好休息，每天晚上跑个10公里，回来洗了澡，我保证你心慌……”
我正滔滔不绝给他上着健康生活课，他打断我：“我有过一次高危性行为。”
我噤住：“是跟那个……”我做个手势，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反而很镇定：“不是妓女，是网上随便找的。”
“没戴套？不怕得艾滋？”
“怕，所以戴了。当时年龄小，现在也好几年了，不过想起来还是后怕。”
“艾滋是有潜伏期的，可以查一下。”

看病了。那才叫没病找病呢。”
一个人的支架传奇

1995年，他40岁，在工厂上班，重体力活，每天抽烟、喝酒、吃红烧肉。一天晚上睡觉时，他突然胸痛。那个痛啊，按他自己的话说，比死都难受。不停出汗，大冬天的，硬是把被子透湿了。

疼成这样，也没想到去医院，一晚上坐立不安，挨了过去。第二天，疼痛好了点，他没事儿一样去上班，跟谁也没说，照样搬大铁砣子，就是觉得体力差了些。

这样过了20天，跟同事喝酒吃肉吹牛聊天时，无意中聊了起来，刚好有个同事的父亲得过心脏病，知道一些，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半信半疑地去了。

做完心电图，医生就不让他动了：心肌梗死。直接用平车推进了监护病房。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后，在心脏血管放了一根支架。

那年代，支架属于新鲜事物，说起来，武汉也是全国排前五、六名的大城市，却只有三家医院能做，价格也昂贵。支架是金

属的，一根一万块钱。1995年的一万块钱，是大学毕业生的三年工资。

医生劝他戒烟、戒酒、戒肥肉，不要劳累。他琢磨着，那么多钱不能白花，烟酒戒不掉，把肥肉戒了。工作太出力，辞了，搞了个门面做生意——也为了多挣点钱，吃药贵啊。

这样过了10年。2005年，他再一次胸痛。没第一次那么夸张，就是有点儿不舒服，闷闷的感觉。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过了7天才想到去医院：仍是心肌梗死。

他身上有了第二根支架，做手术的还是当年那位医生。彼时已是药物支架的天下了，手术方式也变了，从大腿上穿刺改成由手腕上穿刺。做完手术，他的胸痛就消失了，人轻松了一截，拍着胸脯对医生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我这个人搭白算数，你有事尽管开口，我言听计从。”医生也爽快，说：“好，那你听我的，把烟和酒都戒了，不要让我白忙。”他想咬牙应下来，硬是没勇气，戴着

笑对医生说：“那你真是我的命啊，只能戒酒，烟戒不掉。”医生笑着摇头，不再劝他，平常电话叮嘱他按时吃药、随访，逢年过节问候一下，两人倒成了朋友。

2015年5月的一个晚上，他第三次发作胸痛。60岁的人了，到底比年轻时惜命，当时打了“120”，也打了手术医生的电话，医生立刻叫他吃药，叮嘱他到最近的大医院急诊——现在，心脏介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各大医院都有能力做了。
他就这样来到我们医院。准备急诊手术时，那位他曾经的手术医生竟然也赶了过来，还带上了他过往的医疗资料给我们参考。手术很成功，上了球囊反搏术，他又一次从鬼门关回来了。
第二天正是大查房，听他讲述完自己的病史，主任笑着对小医生们说：“这位病人就是一个奇迹，见证了介入治疗的进步，见证了支架的历程和传奇。”